

小岗新生代：改革青春物语

这是2018年12月里寻常的一天。
17岁的严海月努力练习着新学的瑜伽动作；
34岁的关正义面对机械设计图绞尽脑汁；
37岁的杨越岭正忙着喂羊……
他们，都是小岗村的年轻人。
40年前，18枚红手印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，小岗村因此成为改革的标志。薪火相传中，小岗人不断变换自己的人生坐标——有人走出小岗，去城市中打拼；也有人带着在外奋斗的经验与对故乡的眷恋回到小岗，开始新一代农民的生活。
不管人生如何选择，责任一如40年前。

严海月：从小岗出发

2018年高考，严海月以高出一本线58分的成绩考入安徽财经大学法学专业，成为一名大学生。
除了学习，她还加入了多个社团、选修瑜伽课程、参加演讲比赛，像刚刚张开羽翼的鸟儿，严海月尽情享受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。
幼年时随外出打工的父母在上海生活，6岁回到小岗村，在村里读完小学、初中，又到县城读了高中。一个农村孩子考上大学有多不容易，严海月全部懂得。
虽然高考差几分没能如愿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，却已给爷爷严宏昌挣足了面子。升学宴那天，爷爷喝了好多酒，说了好多话，笑得嘴都没有合拢过——“爷爷一直是个安静严肃的老人家，虽然很疼我，可我总有点怕他。但那天之后，我觉得爷爷亲近了很多。”严海月说。
严宏昌日常生活很简单，也很少向晚辈提及“大包干”带头人的辉煌历史。只有在孩子们浪费东西时才会说一说老一辈年轻时的艰辛。
这种朴素、珍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孙女——严海月上大学用的还是高中时的旧手机。她说，身边虽然有很多同学都用上了新款手机，但是自己这个还能用，没必要攀比。
让严海月介意的是，城市同学有的会弹钢琴，有的会画画，而她却没有什么文艺特长。
“小时候村里根本没有条件学，但是现在我弟弟在村里，又是学武术、又是学足球。”严海月说，她回家看到这几年政府加大投入，小岗小学铺上和城里学校一样的塑胶跑道，教室里添置了各种多媒体设备，非常羡慕弟弟。
严海月见证着小岗村“慢慢变得更好”，但她总觉得小岗“还不够好”。
“我已经决定了，毕业后去上海读研究生。小岗村的未来究竟该如何创造，答案不一定在小岗。我要走得更远，站得更高，那时再回头看小岗，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回答。”严海月说。

关正义：离小岗200公里

关正义已经感受到了中年危机。
他的爷爷是“大包干”带头人中最年长的关庭珠，去世时，关正义只有1岁多。
关正义现在在省城合肥的一家公司做机械设计，并且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享受着生活的“小确幸”：大女儿4岁，小女儿刚刚满周岁。几年前他将父母从小岗接来同住，老人帮着照顾孩子、做饭，好让关正义和妻子专心工作。周末时，祖孙三代还经常去合肥周边的景点游玩。

机拍摄。
►安徽凤阳小岗村（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无人



前不久，母亲突发急性胰腺炎，一下子打乱了小家庭的节奏。“父亲在医院看护母亲，我只能跟单位请假，家里和医院两头跑。爱人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，也非常辛苦。”关正义叹口气。
像所有“80后”一样，赡养老人、教育孩子，都是关正义需要承受的重担。就像少年时他肩头沉重的担子一样，他要咬牙扛起，不能放弃。
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，父母供他上了合肥的一所大专，希望他能跳出“农门”。关正义回忆说：“当年每月500元的生活费，拿在手上总觉得沉甸甸的。”
小岗村和父母给予他的，不仅仅是吃苦耐劳的精神，也有丰厚的物质基础。他能在合肥买房，也是小岗村实行新农村建设后，父母将老宅和土地的拆迁补偿补给了他。而现在，轮到他付出了——舞蹈班、早教班，孩子的教育费用占到了小家庭开支的一半，但他觉得值得。
每逢年节，关正义总要带着一家老小回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家乡，在老宅小住几日，会亲访友，吃吃家乡菜，仿佛这样总能从故土汲取一些奋斗的力量。
他的身份证上已经是合肥市民，大女儿已经不会说小岗方言。但是关正义知道，自己的根永远在小岗。“看着小岗村的日子越来越富裕，打心底里高兴。”关正义说。

杨越岭：回到小岗

杨越岭是2009年回到小岗的。2001年杨越岭大专毕业后到广州一家企业打工，一直做到了车间主任。然而他总觉得有种漂泊感，总是惦记着家乡。
“读完书就到大城市去工作，回过头来想，家乡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出去了，造成人力匮乏，所以发展得慢了。”杨越岭反思。
创业的过程十分曲折艰辛，但杨越岭始终坚信会成功。2009年他带着打工的收入投入养鹅，但是好几年时间都没

有赚到钱。2011年他再拉来投资10万元改养羊，一直到2012年秋天才首次盈利：280头羊，每市斤14.5元，收入24万元。
现在，杨越岭已经成了小岗村的“领头羊”：流转土地110亩种草和玉米，养黄淮白山羊三四百只，每年可实现15万元净利润；在他的带动下，小岗村现有10多户人家养羊，杨越岭义务为他们进行技术指导并联系销路。他还盘算着要扩大存栏量，引入羊肉深加工等业务。
对追逐梦想的年轻人来说，繁华的城市依然有很强的吸引力，而乡村也逐渐展现出她的魅力和机遇。在小岗村致富能手及回村大学生情况登记表上，已经密密麻麻地写了四五十个名字。他们有的从事畜牧或水产养殖，有的种植有机蔬菜或果木，成为村里新一批的致富带头人。
改革是什么？在小岗村的年轻人看来，改革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投入无数期望、勇气和汗水，在巨变的时代里找寻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
小岗村民对人的最高评价是“不孬”。杨越岭觉得，他做成养殖园这件事，让村民们竖大拇指说上一句“不孬”，同时点燃乡亲们奋斗致富的热情火苗，比在外打工拿年薪更有意义。
关正义认为，守住他作为儿子、丈夫和父亲的角色，为家庭撑起一片天最重要。
严海月正在积蓄力量，想在更远更大的世界里追寻自己的梦想。
这是2018年12月里不寻常的一天。18日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，18名“大包干”带头人作为农村改革的先行者被授予改革先锋的荣誉称号。无论在外地还是在村里，小岗村的年轻人纷纷打开手机、电脑、电视观看直播，再次感受老一辈人开创时代的荣耀。而与老一辈人相比，小岗村的年轻人如今可以更加从容洒脱地面对人生的抉择。
他们，已接过了改革的接力棒。
(记者鲍晓青)新华社合肥12月19日电

进顺村：十九种福利标注『江西第一村』幸福尺度

据新华社南昌电(记者沈洋)上学有奖学金、看病有大病救助、老年人有长寿奖……南昌市青山湖区的进顺村被誉为“江西第一村”，这里的村民享有19种福利。进顺村的今昔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生动写照。“没有改革开放，就没有进顺村的今天。”进顺村党委第一书记罗玉英说。
进顺小康家园是进顺村1400多名村民新的居住地。小区内一幢幢楼房错落有致，处处绿树成荫，道路宽敞整洁。
“进顺小康家园是2005年竣工的，占地约150亩，绿化覆盖率超过40%。”进顺村党委书记罗来昌指着村史馆的图片介绍说，昔日的进顺村已经变为南昌市中心城区，经过多轮旧城改造，属于进顺村的只有几栋商业建筑。
早在1998年，进顺村就在村外购买了500余亩土地，除了建村民住宅区外，还建起了工业园区和物流园区。
时间倒回40年前，进顺人却以种菜为生，生活颇为艰辛。“硬木扁担杉木桶，代代不离驼背种。一根扁担两只篮，有女莫嫁上窑湾”，这首民谣就是当时进顺村的真实写照。
1979年，进顺村首个村办企业成立，接着兴办了生产麻绳、鹅毛扇、拖把以及酱油、米粉等多个小厂，迈出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第一步。
但是，进顺村真正步入快速发展还是上世纪90年代。1990年，进顺村旗下的鄱阳湖大酒店开业。此后，进顺村成立旅游集团，建设进顺工业园，参股南昌洪都农村商业银行，逐渐形成了以三产为主体，园区建设为两翼，金融、商贸、物流、地产业并举的发展格局。
2005年，进顺村荣获“中国十大名村”称号。2017年，进顺村集体纯收入达5030余万元，昔日的贫困村成为江西首屈一指的富裕村。
早在1999年，进顺村在全省率先推进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，把村集体股份的30%量化给全体村民，村民成为村办企业的股东。此后在2002年、2016年，进顺村又分别把村集体股份剩下的15%和55%量化给村民，让村民真正成为村集体企业主人。
村民人人持股，年年分红。罗来昌说，村民股份增多了，主人翁意识也增强了，村级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。2017年度用于村民股份分红的资金达920余万元，人均分红6200余元。村民熊春香一家五口，去年股份分红一项收入就超过3万元。
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，进顺村人的生活水准也“水涨船高”。去年，进顺村人均年收入突破3万元，目前428户村民拥有635辆私家车。
“安排好住的，敬养好老的，教育好小的，照顾好弱的，兼顾好大众的。”进顺村这26字的民生举措，让村民实现了共同富裕的梦想。
富了“口袋”，更要富“脑袋”。近年来，进顺村推进了村级“细胞工程”，建立了全省首个村级老年大学，全省首个村级文化生活馆，还成立了业余龙灯队、扇子舞队、腰鼓队。多类别、多形式、多层次的文体活动，让进顺村生活更有品质。
进顺村党委委员熊吉椒说，如今在进顺村，购物、读书、看病、健身、娱乐……都可以足不出村，进顺小康家园不仅是村民的花园、公园，更是村民居住生活的乐园。
“我们要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转型，为进顺村发展寻找新的亮点和增长点。”罗来昌说，要通过改革让发展成果不断惠及于民，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指数。

— 祝贺 —

孝夕阳（足力健）

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 · 未来之星